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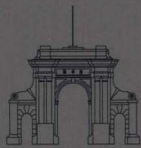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文清华讲坛

守望与思索

人文清华讲坛实录2016

张小琴 江舒远 主编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

张小琴 江舒远 主编



守望与思索

人文清华讲坛实录2016

内 容 简 介

“人文清华”讲坛是清华大学于2016年初开启的大型活动，遍邀当代人文大家，阐述经典学说、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，致力于构建一个人文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，推动人文日新、社会进步。

本书汇集2016年“人文清华”讲坛演讲稿七篇，包括文学家格非、国学家陈来、社会学家李强、伦理学家万俊人、历史学家彭林、思想史家汪晖等清华人文学者，和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等，并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、知名主持人张小琴女士对以上人士的精彩访谈。公众演讲呈现各位学者长期研究积累的人文成就和思想成果，深度访谈全面反映学者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经历，使读者不仅知其学术之所然，也能知其所以然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与思索：人文清华讲坛实录. 2016 / 张小琴，江舒远主编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7
ISBN 978-7-302-48469-1

I. ①守… II. ①张… ②江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②文化—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C53 ②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1010号

责任编辑：石磊 梁斐

封面设计：傅瑞学

责任校对：王淑云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65mm × 235mm 印 张：24.25 字 数：343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：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98.00元

产品编号：076036-01

百年清华，人文日新（代序）

——邱勇校长在“人文清华”讲坛的开坛致辞

欢迎大家光临清华大学“人文清华”讲坛。今天是2016年1月10日，我希望多年以后，我们能回忆起今天这个晚上，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，我们一起见证清华大学“人文清华”讲坛的启动。

2016年清华大学将迎来105岁生日，在2011年清华大学举行百周年庆典时，所有清华人回望过去100年，我们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：百年清华，百年辉煌。今天，清华大学已经进入第二个百年。站在这里展望未来，作为校长我想说的话是：百年清华，人文日新。

在时间的长河里，百年不算长。第一个百年和第二个百年之间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延续，我也相信第二个百年和第一个百年相比，一定也会有变化。清华的第二个百年会变成什么样？这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，共同去见证。但是今晚我想说，清华的第二个百年，一定会更创新、更国际、更人文！

清华不缺人文传统。清华历史上有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，有闻一多、朱自清等文学大师。实际上，清华大学的“清”和“华”两个字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含义。唐朝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张九龄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道：“清华两辉映，闲步亦窥临。”他讲的“清华”两字，“清”是纯洁、安详的意思，“华”是茂盛、希望的意思。1906年，王国维先生在《人月圆·梅》中写道：“一声鹤唳，殷勤唤起，大地清华。”我想清华人一直希望有一个“清华两辉映”的校园气氛和文化，同时所有清华人胸中都怀有一种“大地清华”的理想。

今天我们正式启动“人文清华”讲坛，我们也期盼通过这个讲坛能够呈现过去二十年、三十年清华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取得的人文成就和思想成就，

我们希望清华的学者在这个讲坛上讲人文的故事、人文的思想，并让这种思想穿透校园、影响社会！

今天是“人文清华”讲坛的第一讲，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清华人文学院教授格非老师，他的题目我们也看见了——《重返时间的河流》。时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他的演讲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共鸣。格非教授真名叫刘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透露作家的真名，我们俩都有一个“勇”字，下面我不能透露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了，我只能告诉大家，我们俩是同一年出生的。

格非教授这样评价自己，他说自己是“专业的教师、业余的作家”。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，说他是“杰出的作家、厚道的老师”。我想能称为厚道的老师一定是个好老师。格非教授现在还一直在讲课，给本科生、研究生讲课，他喜欢学生、热爱学生，喜欢讲堂，他说：“每次进入讲堂都很激动，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特别的想法，你作为老师不知道他们还会发现什么新东西。”

作为校长来到这里，不仅仅是因为“人文清华”讲坛正式启动，也因为今天的第一讲演讲人是格非教授。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学者，一所好的大学更要有热爱学生的一流的学者。我相信格非教授是这样的学者，作为校长我心中看重这样的学者。

今天，“人文清华”讲坛正式启动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这个讲坛的开启标志着清华人文学科新格局的形成。新格局形成的第一讲，我们请了一位姓“格”的老师来讲，这可能是巧合，也可能有更深的含义。我们对格非教授，对他未来的创作也充满期待。今晚的主要时间要交给格非教授，我们有请格非教授，请他上台为我们开启《重返时间的河流》的演讲。

（本文根据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2016年1月10日在“人文清华”讲坛的开坛致辞《百年清华，人文日新》整理而成。）

目 录

邱 勇	百年清华，人文日新（代序）	1
格 非	重返时间的河流——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	1
	格非专访：我和文学	30
陈 来	守望传统的价值	63
	陈来专访：我愿意成为一个儒者	86
李 强	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	101
	李强专访：社会学研究与中国轨迹	136
万俊人	追问正义	167
	万俊人专访：伦理学的乐趣与寂寞	196
彭 林	人，何以为人	227
	彭林专访：从古文字爱好者到三礼研究专家	256
汪 晖	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	277
	汪晖专访：现代中国思想兴起与20世纪再解释	308
	北京折叠：现实与虚构	341
郝景芳	文学与现实：屋中的大象	343
	对谈 / 李强 格非 郝景芳 张小琴	352
张小琴	编后记	375

重返时间的河流

——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

格非





格非

本名刘勇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著名作家。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5年毕业留校，1986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，1998年评为教授，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。201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老舍文学奖，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。

格非在作品中一直追求创新，注重小说叙事方法的探索，并把这种叙事方法的探索和表达与近百年中国的精神融合在一起，被认为是中国的先锋小说家。其小说作品被翻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日文和韩文，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。

他的好朋友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这样评价他：“格非是学者型作家的典型代表，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——《江南三部曲》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破，是一部奠基性的作品。”

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，来到新清华学堂听我的演讲。

我演讲的题目是《重返时间的河流》，副标题叫《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》，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：文学的时空关系。

文学的时空观，不光是对文学创作，对于文学研究来讲，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。

福楼拜带来的变革：空间独立

我们先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切入。

在法国，或者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变革的历史当中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、承上启下的人物——福楼拜^①。法国非常多的文学大师，比如像普鲁斯特^②、安德烈·纪德^③、后来移居巴黎的米兰·昆德拉^④，他们对福楼拜评价都非常高，都不约而同地把福楼拜当作自己的导师。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，像罗布·格里耶^⑤这样一位法国新小说派的重要代表，也把福楼拜看成是真正的文学革命

① 福楼拜（Gustave Flaubert, 1821—1880）：法国著名作家，代表作有《包法利夫人》《情感教育》等。

② 普鲁斯特（Marcel Proust, 1871—1922）：法国著名作家，代表作有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等。

③ 安德烈·纪德（Andre Gide, 1869—1951）：法国著名作家，代表作有《伪币制造者》《窄门》等。

④ 米兰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：当代小说家，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，自1975年起，在法国定居。代表作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《玩笑》等。

⑤ 罗布·格里耶（Alain Robbe-Grillet, 1922—2008）：法国著名作家，代表作有《嫉妒》《窥视者》等。

先驱。

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是《包法利夫人》。如果大家翻开《包法利夫人》，就会在第二页看到一段奇怪的文字，这段文字是什么呢？——他描写男主人公包法利，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。一个作家在小说里面写一个人物戴了一顶帽子，一般三言两语就可以。可是福楼拜用了多长的篇幅呢？用了差不多十行，描述这个帽子的颜色、形状，它的帽沿，帽子内部使用鲸鱼骨支撑开，它还有带子，带子上还有小坠……写得极其复杂。对我这样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，小说刚开始，就用这么长的篇幅，来写一顶帽子，我觉得有点过分。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，还有更过分的事情。在福楼拜的草稿里面，他原来写这个帽子花了多少篇幅呢？——长达几页。这个在传统文学写作里面是犯规的，不允许的，小说还没开始你就写一个帽子写好几页，这不对。福楼拜有一个习惯，他每次写完一段文字之后，都要把这个文字朗诵给他的朋友们听。结果他的朋友一致认为，福楼拜疯了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，用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个帽子干什么？朋友们说：“你一定要删掉。”福楼拜后来迫于朋友们的压力，最后保留了十行。但是问题还在这儿：福楼拜这么做，到底有没有他的理由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。

在座的各位，可能看过李安的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。这部电影，是根据加拿大作家扬·马特尔的著作改编的。在我看来，这部电影是一部主题极其严肃乃至非常残酷，甚至有点恐怖的作品。李安做了非常巧妙的处理，他把这么一个残酷、恐怖的主题藏起来。一般很多观众进了电影院，看完电影之后，不知道这部片子讲了什么。因为这部电影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拍摄海上的奇幻，我们坐在电影院里，通过3D的屏幕，看到一个个壮丽的海上奇幻场面，一个接一个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所以观众看不懂这个电影根本没有关系，只要欣赏这些画面就够了。我是跟我儿子一起去看的，看完了回来问他，这部片子讲了什么？他说：“那不关我的事，就是好看。”我相信李安他也有点担心，因为

这个片子如果让孩子们看懂，是不太合适的。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，在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这部电影当中，所有的场景，大量的海上场景的画面，和整个主题是剥离的，它单独具有价值。它本身就是我们审美的对象，我们进入电影院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这些奇幻的画面。举了李安这个例子，我们对福楼拜的探索可能会更进一步。

我们再回到福楼拜。在福楼拜创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那个时期，一个更大的大师巴尔扎克^①刚刚去世。福楼拜怎么评价巴尔扎克呢？说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、了不起的大师，没有任何人敢否认这一点，我自己也一样。福楼拜又说：“虽然他伟大，但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也许应该唱一唱别的歌，弹一点别的调子了。”也就是说，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顶帽子呢？因为福楼拜非常敏感地意识到，整个的欧洲文学，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，这个变化我简单地把它描述为：场景独立。帽子这样一个画面，本来是为了刻画人物的——为了表现人物命运，为了表现他的性格，他的家庭、出身和阶级属性，可是现在它突然独立了。这样的事情，在18世纪以后，在世界文坛里面，一再发生。

这个是我说的一个开头，大致的意思是说文学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，我现在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语言来归纳这个变革。

传统文学：空间时间化

文学中，特别是叙事文学中，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，一个是时间，另一个是空间。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？任何一部小说，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，

① 巴尔扎克（Honoré de Balzac，1799—1850）：法国小说家、剧作家，现实批判主义奠基人，现代法国小说之父。代表作有《人间喜剧》。

它都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长度量。也就是说，它必须有起始、发生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尾，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。然后作家通过时间的变化，来展现人物的命运。通过展现人物的命运，来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，他对读者的劝告，他提供的意义——过去的文学都是如此。那么什么是空间呢？空间是在时间变化当中出现的另外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场景、画面、人物的装束、衣服、帽子、环境、肖像——所有这些东西——包括戏剧性的场面，所有这些都空间的范围里面。我们刚才讲李安的电影里那些奇幻的画面，福楼拜的帽子，都属于空间的范畴。毫无疑问，过去的文学，是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，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
在福楼拜之前，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，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，或者说河两岸的风景。这两个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在传统的文学里面，空间永远是附属于时间的。空间不是没有意义，它有意义，但是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。也就是本雅明^①当年告诫我们的：文学作品最后要告诫人，要提供意义，要提供道德训诫——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。这样一个依附关系，在过去的传统文学里面，是特别清楚的。

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比如绘画里面，看出这个变化。我每次去巴黎，都要去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卢浮宫，一个是奥赛博物馆。每次去卢浮宫，我都会碰到一个相似的场面：经过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这样一幅画作的时候，永远不可能挤到它的跟前去，人太多了！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挤满了那个狭小的空间，我去过大概有五六次，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挤到它的跟前。当然现在你去，你会发现全都是中国人在挤。我们从《蒙娜丽莎》这样一幅作品里面，到底看到了什么——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特别神秘，说这幅作品有非常大的价值，那么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，我简单地梳理一下。

^① 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，1892—1940）：德国著名学者，代表作有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《单向街》等。

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之前，欧洲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体现上帝天国永恒的宁静、和谐。所以在那些画作中出现的人物肖像，不是真正的人物，出现的河流、树木、山川这些风景，也不是真正的风景。它是画家脑子里的某种观念，是为了衬托伊甸园或者说上帝国度的这种宁静、和谐而创作的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到了达·芬奇，情况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。达·芬奇的画作里面的蒙娜丽莎露出了神秘的微笑，也就是说她露出了人的微笑。她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，而不再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道具，她背后的风景，变成了真正的风景。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，柄谷行人^①，他曾经说过，中国人很喜欢画梅兰竹菊，但是中国人画的梅兰竹菊，不是真的梅花、兰花、竹子和菊花，都是某种观念上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画这些东西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品位。这些东西代表了君子的品格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写生，脑子里面原来就有，我们凭空就可以画出来。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真正的具体的物象，它是某种观念化的产物。

我有一次到湖北武汉去，武汉的朋友带我去逛东湖，逛完以后他跟我说一个结论，说我们东湖比杭州西湖要漂亮得多，我们东湖多么大呀，讲了很多。最后我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客人嘛，我说，东湖和西湖各有各的美，不一样。但是西湖有一个东西，东湖是没法取代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

西湖里面真正的奥妙，不在于风景，而在于它的人文底蕴——它与历史事件、历史故事的联系，你随便走到一个地方，你都能知道和历史相关之处：这是白居易，这是苏东坡，这是苏小小，这是秋瑾，这是放鹤亭……充满了大量的典故。你到西湖里面，突然可以穿越时空，和多少年来流淌下来的时间——你看不见的时间——发生联系。这是西湖最美的，而东湖是不具备的。在中国的绘画史里，物象实际上是意象。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说过：我们很多

^① 柄谷行人：生于1941年，日本当代著名学者，代表作有《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》《跨越性批判——康德与马克思》等。

人都忘掉了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风景被发明出来，不过是两三百年的事情。过去呢，纯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，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，但它没有单独的意义。所以中国人喜欢的是名胜，大家注意，不是风景。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新的所谓名胜，还是要不断地去给它讲故事，要赋予它历史感，对不对？这里我讲到的，是从绘画史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变化。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。

中国人特别喜欢描写月亮，古典诗词里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月不成诗，每个诗人似乎都会写月亮。月亮是什么东西呢？月亮在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件，它是空间性的一个东西。但是这样一个空间性的东西，它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物象，它同时还是一个意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空间化的月亮当中，包含了时间的内容。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里写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，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这个月亮在那儿永远不变，你在看月亮的时候，你看回去一千年，因为一千年前的人也是这么看月亮的。通过一个小小的物象，可以把中国整个的文化史，几千年，串起来，这是中国文化史里面特别是诗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典故，典故可以串联起时间当中的所有碎片。你看到的月亮不变，但是人不行，人几十年就没了。所以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看月亮，通过这个月亮把一个时空观构建起来，像我刚才所说，时间中包含空间，空间中包含时间，它们水乳交融。苏东坡说“千里共婵娟”，他实际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月亮，可是他知道还有一个人在看，无数的人在看，这个时空是融汇的。

老一代的人写的京剧作品《霸王别姬》，特别迷人。《霸王别姬》里面，垓下之围，四面楚歌的时候，项羽回来，经过连续征战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虞姬看见项羽已经睡着了，她一个人就到外面散步，然后有几句唱词，写得极美：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，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。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。”写这个词的人，极其有水平。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要结束了，她的舞台已经完结了，已经预感到了。可是没关系啊，死就死

吧，但是她猛然间抬头，见碧落——碧落就是天空——月色清明，月亮还是好端端挂在那里。里面包含了多少沉痛的感慨，这都是通过唱词表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通过月亮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意象，我们能看到时间的存在，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非常常见。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，就是在过去，时空关系水乳交融，有时间有空间，空间的意义依附于时间的意义。因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意义，是要提供价值，提供道德的劝诫，这是文学最古老的意义。

社会变化的结果：时间空间化

可是到了18世纪、19世纪以后，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剧上升，加速繁殖，然后这个空间性就开始慢慢取代时间性，压倒时间性。在我刚才讲福楼拜的例子时也说到，空间突然从时空关系里面单独地蹦出来。

再举个例子，大家能了解得更清楚一些。我前年写过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一本书。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为了了解，为什么色情文学会在明代中期出现。明朝的时候像《灯草和尚》《贪欢报》这样的一些称为毁禁文学的作品，它里面也有道德教训，也提供意义——不能乱来，乱来了之后后果很严重。但是人们阅读这样一些作品，不是为了阅读这些道德教训，也就是说，它挂羊头卖狗肉。这样的阅读是一种商业的阅读，消费性的阅读，人们关注的是当中的具体情节，在那些细节里——时空开始分离，空间性的概念凸显，然后不断地分离，成为独立的事件，这在中国发生的时间要比在欧洲早两百年。

所以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时空观的演变，在传统的文学里面，空间是时间化的，在今天的文学里面，相反，时间是空间化的，当然，空间最后碎片化了。我们今天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，看不见时间，我们眼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，令人炫目。我们都是碎片化的空间的俘虏！

再说一个问题。英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，雷蒙·威廉斯^①，他曾经说，过去的文学，提供意义，提供一个完美的结论，这个是它的天职。你们看《一千零一夜》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空间细节，一个人要经历无数的苦难。可是不管他经历多少空间的细节，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所以《一千零一夜》里面，作家在写到每一个故事的结尾时，句子都是一样的：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直至白发千古。

雷蒙·威廉斯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是，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，在传统文学里面，作家是需要提供一个完美的结局的，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。有些时候，这个冲突、紧张感到最后要消除，给我们一个非常宁静、非常完美的结果。但是今天的作家，没有能力提供这一切。威廉斯说：我们今天的作家，不仅不提供意义，不提供答案，美其名曰我要客观地表现社会，我没有答案，相反，作家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一股脑地推给我们。我们本来就够痛苦了，我读了他的书更痛苦，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它？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卡夫卡^②，每次读他都会做噩梦。爱因斯坦当年觉得卡夫卡这么有名，他就让朋友把卡夫卡的小说拿来看一下，看了好多日子最后还给朋友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他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深奥了，完全看不懂。”爱因斯坦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大脑，但是他看不懂卡夫卡。卡夫卡这么做不是不想提供答案，不是不想提供意义，是因为福楼拜说的，这个时代变化了，这个世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。

在这样一个变化当中，我们怎么来描述时空观的变化，空间的时间化变成了一个时间的空间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当然可以从文学内部，从文学修辞，从各个方面去判断，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在于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，

① 雷蒙德·威廉斯 (Raymond Williams, 1921—1988): 英国著名学者，代表作有《文化与社会》《现代悲剧》《乡村与城市》等。

② 弗兰兹·卡夫卡 (Franz Kafka, 1883—1924): 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，本职为保险业职员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审判》《城堡》《变形记》等。